

正月初一晚,山东医疗队出征湖北黄冈,我觉得这是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不能缺席。我发短信给报社领导,请求去湖北。领导考虑到我的年龄,没有答应我的请求。我已经55岁了,家属也不同意我去。

在家里,我通过微信、电话、视频采访写了民营企业爱心抗疫的两篇报告文学《逆流而上的春潮》《驱散寒流的寒流》以及几篇评论。但我还是想去湖北,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而言,到了现场,才会有发现、有底气、有灵气。

2月23日晚,我看到山东卫视播出了山东省援助武汉医疗队临时党委正式成立的新闻,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总领队左毅任临时党委书记。我和左毅太熟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山东对口援助北川,我和左毅是一起的战友。我立即拨通了左毅的电话,提出了去跟他并肩作战的愿望。他说,这次抗疫,情况复杂,不可预料、不可控的情况太多。跟12年前援助北川有很大不同。不到现场,你无法想象。“我希望你来,但我又担心你来,我很纠结。”我说:“别纠结了,我就想跟你站在一起。”

我又反复跟有关部门沟通,终于成行。当时到湖北的飞机、高铁、动车都已停运。我是搭便车去的。3月10日早晨7点从济南出发,整整11个小时,把我从济南送到湖北,那车掉头而去。我背起行囊回头,暮色中,只看到尾灯闪烁。我的鼻子一酸,咬牙忍住即将滚出的那团温热。往前看,是我的同事王凯,晃动着灰白头。

身着防护服的值班人员开始测量我的体温,登记信息,检查证件,湿淋淋地洗完鞋,连鞋底都不放过。我再次上车,慢慢走进了病区,见到了患者,见到了白衣战士。

我住在黄冈半岛大酒店,当晚就开始采访。我这才发现,我老了,这次驰援湖北的主力是“80后”、“90后”。但人老心不能老。我想,作家是一个忘记年龄的职业。接下来,在黄冈,我先后到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黄梅县、武穴市、蕲春县、团风县、浠水县等地的医院采访了山东医疗队队员,挖掘他们的先进事迹,写出了《大别山与沂蒙山见证》等报告文学。

3月21日,山东驰援黄冈的医疗队凯旋,我见证了黄冈人民十里长街送别的感人场面。在机

从黄冈到武汉

□逢春阶



场,我终于见到了我的老战友——左毅同志。我当时鼻子发酸,不敢看他。接着,我跟着他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左毅反复叮嘱我要服从安排,不要单独行动,他安排我深入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金银潭医院、武汉三院、江夏医院采访,深入病房采访了山东的白衣战士和患者,深入社区,采访了部分志愿者。写出了《生命之托,重于泰山》《若赏樱花待来年》《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尖刀班”》等报告文学。

我来湖北的路上,就暗暗发誓,虽没能跟第一批医疗队出征,但我一定要跟最后一批医疗队员撤离。可是,随着山东医疗队使命完成,除留下一小部分人员之外,其他队员全部返回山东。接到命令,我找到左毅同志,表达了想留下的愿望,他严肃地说,人员撤离都有统一规定,都要服从战时管理,考虑到你的年龄,更得回!看着他熬红了的眼,看着他疲惫的身影,想起与他朝夕相处时事无巨细的操劳与叮咛,我心软了,说,“好吧”,就跟着回了。

从事报告文学创作34年,我从来没集中见

过这么多医务工作者,面对面采访的就超过了300个。采访过程中,我常常眼眶湿润。我感觉,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和他们都有一个小小的家,但他们和她们又都有一个大大的家——“国家”。平时不显山不露水,有时还会来个恶作剧,有点淘气。可一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推出一道生死门,就凛然不可侵犯,气宇轩昂。他们身上蕴含着一种精神——生命之托,重于泰山。我仰望他们,倾听他们。

杨汝燕,来自山东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十多年来,每年春节,杨汝燕都是在医院度过,今年照旧。大年初一,杨汝燕一直在科室里忙碌着。从一大早到下午3点多才回到家,妈妈特意给她煮了水饺,还没吃完,就接到医院加班电话,杨汝燕去医院加班,告诉妈妈得晚点才能回来。晚上7点30,杨汝燕突然接到医院通知:马上赶往济南遥墙机场,乘坐晚上9点的包机,驰援湖北抗击疫情。没想到,这一加班就加到了2000里外的黄冈。

我问来自东营的耿治英医生,是不是没想到

会待这么长时间?她说:“大年初一走的时候,我连夏天的T恤都带了,我早就预料到了,这是我的专业。”女儿给她的信让她欣慰,女儿在信中写道:“我无法再阻止你,如果一个人有一件特别想做的事,想起来血都是沸腾的,那子女、父母、伴侣都不能阻止她,只能祝福她,祝她平安、顺利。”

来自济南千佛山医院的护士长查子慧,护理一位重症病人,40多岁,经过紧急抢救无效死亡。查护士长电话通知家属,家属不冷静,执意要见最后一面,护士长说不能见,家属疯了样要闯病房,护士长就在电话里劝说,为了安全,绝对不能见。可怎么劝说家属也平静不下来。最后护士长猛然大喝一声:“咋?!你和孩子怎么办?”一下把家属镇住了,不一会又开始哭,护士长不敢挂电话,陪着家属在电话这头哭,两个未曾谋面的女人在电话的两头,一直哭了20多分钟。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就是来自山东的护士,有侠骨又有柔肠。

成长很漫长,有时却又在瞬间。“80后”、“90后”,在家长眼里,他们是一群任性的孩子,但是离开父母的视线,他们个个英勇顽强。他们发出了这样的心声:“我们在家人面前,流露的永远是最淘气最软弱最不靠谱的那一面。其实我们都长大了。”

一个“80后”医生来到湖北黄冈抗疫,第五天母亲去世,家人起初不忍心告诉他,但他是独子,又不能不告诉他。他朝着山东的方向给母亲磕了头,擦干眼泪,对谁也没说,就去病房值班。为了采访他,我在门口徘徊了好久,想不出怎么问他才合适。

日照小伙郑祥锋护士是“90后”,他跟我说,在病房,一个看上去状态还不错的中年患者跟他借充电器,他一查看者的手机型号跟他的充电器不兼容,便承诺第二天找一个合适的充电器过来。他们还轻松地聊了一会儿天。第二天一大早,郑祥锋护士带着充电器来值班。一进病房,床空了,“就这么没了?”小护士瞬间泪奔。下班回到驻地,从来不跟爸爸视频的他,打开视频,看着爸爸,不忍心关掉。小护士突然发现爸爸鬓边的几根白发,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1993年出生的聊城女孩李丹丹报名援助武汉,她一直就没跟父母说。“我妈在外面听别人说了,哭着回了家。妈妈问我,能不能不去?我说,不能!”

普通人身上的光芒需要作家发现,需要描摹,需要擦亮,但不需要夸大,只要准确呈现就足够了。

一天,武汉的文友王伟找到我,说有一对山东兄弟,50多天来,驾着自己的车,穿梭在武汉的各大医院,运送物资,接送医生护士,很可爱。

3月22日晚,我在武汉的维多利亚酒店大堂,见到了这对山东兄弟,他们是来自山东临沂的孙吉国和许德强两位“80后”。特殊时期,不能握手,不能拥抱,但我们的心的贴得紧紧的。

这对山东兄弟都拙于言辞,见了我还有点儿紧张。

开眼镜店的孙吉国,妻子原是沂水县妇幼保健院的护士,夫妻俩有个共识,抗击疫情,能帮上忙就一定要去帮。孙吉国的好朋友,搞水果运输的许德强一听,说:“咱俩一起去武汉吧。”说走就走,两人初六下午3点多启程,初七凌晨2点多到达武汉,将三箱眼部护理液、两盒防雾镜布及2000斤橘子等物资分送四个医院一个社区。晚上没地方去,就睡在车上,直到找到“守护者团队”,才算有了着落。

我让这对山东兄弟说说他们印象深刻的事儿,他们说起了另一个山东人——一位来自潍坊的司机,从广州往武汉运货。一天,孙吉国去医药公司卸隔离服,正好碰到这个司机,司机听说孙吉国是山东人,就问他怎么把刚赚来的6300元运费捐给医疗队,孙吉国帮着联系,医疗队说不收钱,只收紧缺物资。这个司机说好吧,一小时后,司机拉了一车矿泉水,他把6300块钱全买成了水。“这个不能不收了吧?我就是想把这次的运费捐出去。”这个司机让孙吉国潸然泪下。

与山东兄弟告别时,我看到他们的裤子已被84消毒液染成了图画。他们150多天就没换裤子。孙吉国说,一个志愿者给我画了画,是一朵盛开的花。

我从武汉带回来一本鲜红的纪念册。纪念册封面上有“武汉一定赢”5个烫金字。我请医疗队员们签上他们的名字。每个名字都藏着一串故事,每个人都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我想我会好好珍藏。目前正在写《庚子抗疫随军记》,孙犁说:“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边的还是莺歌。”孙犁道出了我的心声。



三峡情怀

□苗长水

己亥年末,入住宜昌的“三峡工程酒店”,已是晚上8点多,窗外还有雨雾,夜中只能看到倏忽渔火似的灯光。一觉醒来的早晨,窗外却变成一张世界水平的巨幅青绿山水。多日的雨停了,浓雾尽散,远方山巅流动着青黛云。号称世界第一超级水坝的长江三峡大坝,就在极近的视野中。坝下的主江面碧澄,这便是乍出三峡水库的长江水,亦可称为川江水,浩浩东流。船闸的引流航道上,刚下来的大小客轮货轮鱼贯而出,在我的窗前有序并入主航道,向着东方的葛洲坝而去。

江对岸壁立入云的金牛背峰,是非常斑驳的一座雄峰。一条条陡壁像垂下来的一幅幅有字的书联。据说,在没建三峡水库的往昔,出三峡的川江过客,历尽瞿塘、巫峡、西陵三座夺命江峡200多公里惊涛骇浪,眺见这座金牛背,方可以报告平安。三峡水库之上的连绵远山顶部,已经积雪或是挂了雾凇。那最远方的云影岚烟,应有巫峡神女?

三峡电厂的中央控制室与左岸电站机房,是整个三峡水电站的心脏。有一面喷雾玻璃幕墙把中央控制室与参观厅隔开。巨大的控制室显示屏和控制台前,却只有二三名年轻工程人员在里边,看似悠闲地观察操控着。这就是中国的非常现代化的现实,像是一个科幻电影画面。此刻三峡电站的机组并没有全部运行,三峡水电的电力分别送往上海、浙江、湖北和广东等省市。

站到三峡坝顶,居高临下,几乎触手可及“天下第一门”——三峡船闸的闸门,那是两扇人对开的钢铁巨门,每扇重800吨。那刻,几艘并列停放在船闸中的货运船正在过闸,船上的驾驶人员向我们这些参观者挥手微笑。三峡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队,因此,人们也将这个由钢铁与水泥筑成的深深峡道称作可与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这三道风景优美的江峡相媲美的“长江第四峡”。

船闸一侧还有更现代化的升船机,不愿意因过船闸而耽搁较长时间的旅客,可以乘快班轮船,通过垂直升船机过坝。船闸和升船机都是免费服务。在已故军队老作家叶楠改革开放之初的电影名作《巴山夜雨》中,那凄凄夜雨中船过三峡的惊险浪漫,历历如在眼前。如今,车行在宜昌道路上,不时看到路边草坪上排列着许多巨型原石。那是从长江中取出的石头,每一块都是一座暗礁。古今多少诗句描写三峡之险:“飞流直下绕山环,万壑湍急叠峰间。栈道高悬贴峭壁,行人过路似神仙。”“大江穿过万重山,三峡险峻浪冲天。风光无限扑人面,巫山云雨挂孤帆。”

从古至今,长江有许多改天换地的变化。远古长江曾流向地中海,随着喜马拉雅山强烈隆起,古长江切穿巫山,贯通东流的现代长江水系。三峡以下的江汉平原曾经有连绵不断的大泽——云梦泽。沧海桑田,大泽缩减为洞庭湖等大小湖泊,成了今天的鱼米乡,长江被锁入“九曲回肠”的荆江河段与洞庭湖等大小湖泊,她的野性能轻易驯化。其实洪水也是资源,古今中外有关生命诞生鸿蒙开辟的神话传说,很多都与洪水有关。诺亚方舟,女娲补天,都证明洪水是灾难同时也是生命起源。三峡工程是让资源可控。

长江也是变化的。不很久远的年代,长江也曾经被自然灾害阻断过,但中华鲟还是生存下来了,说明它们拥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三峡大坝的配套工程——葛洲坝建成之初,确实有大型河海洄游鱼类的中华鲟,在大坝前撞得头破血流的现象。中华鲟在长江的上游金沙江出生后游向大海,成熟后又游回金沙江,在那儿选择合适的流速、水温、滩石,开始它们的爱情生活,产卵受精,繁育后代。幼鱼孵出后继续开始它们的伟大洄游旅程。它的寿命与人类相似,最多能活到100岁上下,体重能长到1000多斤。这样执著地寻找着它的生命源头,热爱着祖国的江河大地,所以它也被称作“爱国鱼”。

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的一个个圆形的养殖池,流动着长江活水,游动着体重900多斤的“活神仙”一般的中华鲟。它们被每年向长江放流,还放流达氏鲟、胭脂鱼等长江珍稀特有鱼类。中华鲟已在葛洲坝附近找到人类创建的模拟金沙江三峡繁殖场环境水域,也已经有洄游的野生中华鲟在此繁殖。

极度濒危灭绝物种疏花水柏枝,它像中华鲟一样,是惟一种在三峡大坝建成后会面临灭绝命运——将被全部淹没的高等植物。还有一种荷叶铁线蕨也面临灭绝危险。其实这两种植物都是极不走眼的小植物,就像我们平时在河边看到的许多不走眼的野

花草草,但它们的保护和繁衍是一种标志,是长江三峡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悠久的历史中不可缺少的某个链条。而今,疏花水柏枝、荷叶铁线蕨等三峡濒危物种,都得到像中华鲟一样的重点研究、保护、繁衍。三峡工程从论证时就涵盖生态安全等等综合科学。

梯归新城的屈原祠就迁建在三峡水库一侧,依山面水,是普通游客俯瞰三峡水库与三峡大坝的最佳地点。这座景区既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端午习俗的重要传承地。传说,屈原投江自尽后,他的姐姐有一天在江上突然听到有一个“子归”、“子归”的呼叫声,望去是一条大鱼在叫,鱼腹透明,里边有一口红色棺材。姐姐把鱼腹剖开,打开棺材,见到里面是屈原的衣服。家乡的人民为魂归故里的屈原修建了屈原衣冠冢和屈原庙,后改为屈原祠,历经朝代更替战乱毁坏迁移,在葛洲坝工程兴建时,迁移至此。

屈原祠外的宽阔广场上,数百位身披古装的学校师生,用古人的音律在举行屈原作品朗诵:“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浩浩荡荡的长江水边,被屈原当作伟大爱国精神与理想和人格咏颂的桔树,格外郁郁葱葱。桔树与竹林、花草掩映的环水浏览道上,新婚情侣在拍摄婚纱照,盛装的库区移民大妈们,演奏着管弦乐。很显然,把屈原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浪漫诗人与忠贞爱国者的祠,迁建在了三峡工程之上,不知是不是一种有意图的规划,却绝对是一种意义非凡的巧合。人们在郁郁桔树间诵读歌颂祖国文学名篇,祭祀伟大爱国者,庆典中华端午,流连于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世奇观”的三峡工程,那举世无双的超级规模和宏伟气势,相信不用更多的言语,人们会更加热爱正在实现复兴梦想的伟大祖国。

同样是一阙《水调歌头》,苏轼写的是个人思念,毛泽东写的是世界巨变: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0月份的最后一周,我和几位同事又到城郊北塬村去扶贫。北塬村位于陕西省洛南县。

从城西上北塬村有条公路,不时有来往的车辆缓缓从身边驶过。晨雾笼罩着天空,能见度较低。上北塬是一条盘旋的路,骑自行车上坡吃力,我便推着自行车上坡去。走上塬顶,出了一身汗。眼前的雾霾逐渐散去,天地有了亮色。远望连绵锦绣的秦岭山,云雾茫茫。站在塬上俯视图,一条绵延的弯弯的洛河绕村而过向东流去。

秋分过后,连绵的秋雨从未间断,三天两头下雨,温度下降,路边的小草逐渐枯萎了,渐渐地变黄;田地里遗落的玉米杆子在秋风中孤零零地兀立着,不经意间望见收获遗漏下的玉米棒子,已霉变发芽了。骑着车悠悠地走着,这边看那边眺,不觉就到了村委会。

北塬村委会虽说由原村办小学合并后的校址改造的,从大门进去,对面是一幢两层的楼房,左边是一排教室改造的八间住房,楼上楼下,窗明几净。每周来村上的九位帮扶干部就住在左边的房间,二人或三人一个房间。一楼是会议室和信访接待室,二楼是村支委和第一书记、驻村办公室和小会议室。日常工作会就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

8点30分,所有驻村的帮扶干部集中在二楼小会议室参加例会。会上,北塬村村支书王为民传达了县委扶贫攻坚促进会精神,县委要求全县上下集中力量,完成年度贫困户退出任务。第一书记赵辉具体安排当前扶贫工作任务。会后,要求帮扶干部深入所包贫困户核算年度收入,年度退出的贫困户要做好退出的思想工作。

会后,村支委王支书对我说:“你接手的五保户老董,原是城关镇一名干部的包扶户,此人调动,现安排你包扶,要做好思想工作,说话注意分寸。”

王支书是一位年龄40出头富有朝气的人,浓眉大眼,说话不拖泥带水,办事干练,步履稳健,保持着退伍军人的气质素养。通过一年来的接触,我心中的这位村支书形象愈来愈美好。

北塬村有11个组,有80多户贫困户。这些贫困户人家,分布在北塬村的各个组内,涉及方圆十多里的地界。

前半年五六月份,全县开展“大排查、大整改”的火热工作,我们分组跑遍了全村的每家每户,重新核实农户的实际现状,发现了许多被遗漏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些工作任务落实在村干部和帮扶干部的工作中,几个月来所有帮扶干部奔走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出主意,想办法,排除困难,至目前基本解决了遗留的问题,为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例会后,我们分别入户核算年度收入,征求贫困户意见,确认同意后签字。

到老董家,我与老董拉家常。他顺手取出中医院住院诊断病历及上月住院报销单,我翻看了老董递给我的材料,询问了他住院治疗的情况,他说:“我这慢性病,医生说需住院观察一段时间。”老董住院一个多月了,每天早上8点半挂吊瓶,10点半结束,11点回家做饭,吃了饭又返回医院,如此反复。老董是五保户,住院全报销。他对我说:“我这病多亏了国家的政策好,要不是早……”他边说边哽咽着。我接过他的话茬儿:“是啊!好好珍惜这份温暖。治好病,过好晚年幸福生活。”老董点头,用毛巾擦拭眼眶。

在与老董的闲聊中,得知他除了国家规定的五保户补助金外,别无收入。生活还算过得去,就是有了小病或住院无人照看,一切得靠自己。他说,有次

住院深夜里发高烧,起床小使眼前一黑,差点昏倒在地,好在扶着墙壁才避免了跌倒。虽说如今政策愈来愈好,养老不是个问题,但对孤身一人的老董来说,他内心仍有种说不出的心酸与苦楚……

一夜,村支委二楼会议室正在开会,入户的帮扶干部分别汇报工作。王支书主持会议。大家分别汇报入户情况,尤其谈到一些棘手问题,经过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汇报中,一名干部提到贫困户王家旺的大棚换新篷布缺人手帮忙。王支书不由得朝窗外看了一眼,想到当晚霜降,便决定暂停汇报工作,带着几名驻村干部冒着寒霜去王家旺家。

来到王家旺家中,大家说明了来意。王家旺激动地拉着王支书的手说:“让你们操心了,大老远大晚上来帮我,太谢谢了!”

北风吹着,破损的大棚塑料布在空中哗啦啦直响。月光下的菜棚基地,大家一起动手,拆下旧的破损篷布,换上新篷布,一亩地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将篷布固定好。虽然夜深风寒,大家却干得热火朝天,还出了一身汗。

返回途中,月光伴随。你说我说,一片笑声。说到大棚菜的收入情况,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件事。夏天的时候,我们几位帮扶干部来到王家旺家,老王和他老伴正在捆绑小青菜,一捆小青菜约一斤左右,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塑料筐内,每把小青菜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绿生生的朝一个方向摆放着。老王说,小青菜供不应求,城里两个大超市与他签约,每个超市10筐,每日按时保质送到。小青菜丰收的季节,王家旺和老伴每晚加班洗菜、捆绑、装筐。次日清晨五点起床,装车,趁着雾气,开着小四轮,哼着小调进城,送到定点的超市,然后与老伴吃早餐,返回北塬村。这样的日子,让老王心存灿烂如花的美好。

从王家旺家返回后,村干部们在会议室又继续商讨工作。坐在会议室前边的赵书记,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点起一支悠悠地抽着。我知道,几个月来他几乎没有睡过好觉,往往半夜起来坐在办公桌前,不是记录当天所思所想,就是规划制定全村扶贫措施。有时候,他干脆叫醒正在酣睡的王支书,一起讨论当前的工作。有几次,我半夜醒来都看到他房间亮着灯,有时还能听到他和王支书交谈的细微声音,他们尽力压低声音,以免影响在村委会住宿的帮扶干部。想到这儿,我有意识地看了一眼正在吸烟的赵书记,一支烟快要吸完了,烟雾慢慢弥漫了半个房间。好在窗户开着,烟雾扩散而去。

赵书记掐灭了烟头说到:“刚才听了各位帮扶干部的汇报,眼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贫困户的思想工作,尤其是扶志工作,增强贫困户自身在脱贫动力,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才是扶贫的精髓……”赵书记的讲话还在继续,在场的人听着记者,个个精气神十足。

透过窗外,天那边有了丝丝的亮光,愈来愈愈亮。此刻,已是凌晨5点多了,好一个霜降的不眠之夜啊!

